

玉泉子
金華子

玉泉子
金華子



玉泉子

〔唐〕闕名撰

金華子

〔南唐〕劉崇遠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玉泉子 金華子

〔唐〕闕名 等撰

（原中華上編版）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）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昆山兵希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張 2.375 字數 35,000

195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新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 000

ISBN 7 5325-0353-4

I·172 定價：0.64 元

出版說明

《玉泉子》、唐人所撰，作者姓名已佚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雜家類載《玉泉子》一卷，云不知作者，或卽此書。

《金華子》，一名《金華子雜編》，南唐劉崇遠撰。他是南唐廣南節度使劉崇龜的堂弟，做過兩次縣令，官至文林郎、大理司直。他在自序中說少慕赤松子兄弟，所以自號金華子，可見其受道家思想的影響是相當深的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及鄭樵《通志·藝文略》均載此書爲三卷。後世無傳本，今本乃清乾隆間修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，僅二卷。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鑑考異》中引《金華子》記周寶、高駢事，而且作者自己已有注。現本書雖有記周寶、高駢事數條，却與《考異》所引，殊不符合。僅此一端，卽可證明今本《金華子》已非原本。

兩書所記多爲中晚唐時朝野間的雜事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制度、婚姻制度、科舉制度等方面的情况。雖有一些記載與他書互見，但大部分資料爲他書所未載，具有史料價值。司馬光撰《資治通鑑》，有些記載就本之于《金華子》。除了一些重要的史實以外，還有

不少有關文學家的遺聞佚事，如段成式、皮日休、溫庭筠、杜牧、張祜等，對於今天研究唐代文學也有參考價值。

但是，其中有些記載在使用時還須審慎抉擇。如《金華子》所記劉鄩襲兗州條，謂兗州節度使姓張。而按之事實，當時的兗州節度使應為葛從周，《五代史》與《通鑑》皆同。姓張顯然是錯的，或是劉氏有所諱而故意為之，也未可知。

此書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初版于一九五八年，《玉泉子》用稗海本，《金華子》用讀書齋叢書本，題《金華子雜編》，有清周廣業校注。現我社據舊紙型重印，並改正了一些錯訛和標點上的不當之處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八月

目 錄

出版說明	一
玉泉子	一
金華子	三一
自序	三三
卷上	三五
卷下	五〇
補	六三
附	六五
跋	六六

玉泉子

玉泉子

唐人著闕名

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，過吏部選人官，謂同過給事中曰：『吾徒僥倖，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，何足問也？』一皆注定，未曾限量。公不信術數，不好服食。每語人曰：『雞、豬、魚、蒜，逢著卽喫；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時至則行。』其器抱弘達，皆此類也。

裴晉公在中書，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，聞之者莫不失色。度卽命張筵舉樂，人不曉其故，竊怪之。夜半飲酣，左右忽白以印存焉，度不答，極歡而罷。或問度以其故，度曰：『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，緩之則存，急之則投諸水火，不復更得之矣。』時人服其弘量，臨事不撓。

李相德裕，抑退浮薄，獎拔孤寒，於時朝貴朋黨，德裕破之。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，門無賓客。惟進士盧肇，宜春人，有奇才，德裕嘗左宦宜陽，肇投以文卷，由此見知。後隨計京師，每謁見，待以優禮。舊制：禮部放榜，先呈宰相。會昌□年，王起知舉，問德裕所欲，答曰：『安問所欲？如盧肇、丁稜、姚鵠，豈可不與及第耶！』起於是依其次而放。

盧肇、丁稜之及第也，先是放榜訖，則須謁宰相，其導啓詞語，一出勝元者，俯仰疾徐，尤宜精審。時肇首冠，有故不至，次乃稜也。稜口吃，又形體小陋，及引見，則俛而致詞。意本言稜等登科，

而稜赭然發汗，鞠躬移時，乃曰：『稜等登，稜等登。』竟不發其後語而罷，左右皆笑。翌日，友人戲之曰：『聞君善箏，可得聞乎？』稜曰：『無之。』友人曰：『昨日聞稜等登，稜等登，豈非箏之聲乎？』

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，恆嫉進士舉者。及居相位，權要束手。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，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，適與德裕官同。時有舉子投文軸，誤與德裕。舉子既誤，復請之曰：『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，非與公也。』由是德裕志在排斥。

元和初，黜八司馬。韋執誼崖州，韓泰處州，柳宗元永州，劉禹錫朗州，韓曄杭州，凌準連州，程異郴州。及咸通中，韋保衡、路巖作相，除不附己者十司戶。崔沆循州，李瀆繡州，蕭連播州，崔彥融雷州，高湘高州，張顏潘州，李貺勤州，杜裔休端州，杜彥持義州，李藻費州。內繡州、潘州、雷州三人不迴。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，咸通末，旣出高州，湜雅與路巖相善，見巖陽救湘。巖曰：『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。』先是劉瞻志欲除巖，溫璋希旨，別製新枷數十待之。瞻以人情附己，不甚緘密，其計泄焉。故居巖之後。湜旣知舉，而問巖所欲言，時巖以去年停舉，已潛奏恐有遺滯，請加十人矣，卽託湜以五人。湜喜其數寬，形於顏色。不累日十人勅下，湜未之知。巖執詔笑謂湜曰：『前者五人，侍郎所惠也。今之十人，某自致之。』湜竟依其數放焉。湘

到任，憤湜不佑己，嘗賦詩云，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。

路巖出鎮坤維也，開遠中衢，恣爲瓦石所擊，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。巖以薛能自尙書郎權京兆尹府事，李蟻之舉也。至是巖謂能曰：『臨行勞以瓦礫相餞。』能徐舉手板對曰：『舊例宰相出鎮府司，無例發人防送。』巖有慚色。懿宗晚節，朝政多門，巖年少固位，邂逅致此。一旦失勢，當岐路者，率多仇隙附麗之徒，鈞射時態，志在諛媚，雷同一詞，中外騰沸，其實未然也。始巖在淮南，與崔鉉作度支使，除監察，不十年，城門不出，而致位卿相，物禁太盛，暴貴不祥，良有以哉。初鉉以巖爲必貴，常曰：『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。』自監察入翰林，鉉猶在淮南。聞之曰：『路十如今便入翰林，如何得老去。』皆如所言。

鄧敞，封敖之門生，初隨計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，僧孺之子，有勢力，且富於財。謂敞曰：『吾有女弟未出門，子能婚乎？當爲君展力，寧斬一第乎？』時敞已婚李氏矣，其父嘗爲福建從事，官至評事。有女二人皆善書，敞之所行卷，多二女筆迹。敞顧己寒賤，必不能致騰蹕，私利其言，許之。既登第，就牛氏親。不日挈牛氏而歸，將及家，給牛氏曰：『吾久不到家，請先往俟卿可乎？』牛氏許之。泊到家，不敢泄其事。明日，牛氏之奴驅其輜橐直入，卽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，列於庭廡之間。李氏驚曰：『此何爲？』奴曰：『夫人將到，令具陳之。』

李氏曰：『吾卽妻也，又何夫人爲！』卽撫膺大哭。頃之，牛氏至，知其賣己也。請見李氏曰：『吾父爲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嫌不能富貴，豈無嫁處耶？其不幸，豈唯夫人乎？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，夫人縱憾於鄧郎，寧忍不爲二女計耶？』時李氏將訴於官，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。後敝以祕書少監分司，慳吝尤甚。黃巢入洛，避亂於河橋，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。後巢寇又來，與元杲竄焉，其金帛悉藏於地中，並爲羣盜所得。

杜邢公悰爲小兒時，嘗至昭應縣，與羣兒戲於野。忽有一道士獨愛悰，以手摩挲曰：『郎君勤讀書，勿與諸兒戲。』指其觀曰：『吾居此，頗能相訪否？』旣去，悰卽詣之。但見荒涼他無所有，獨一殿巋然存焉。內有老君像，初道士半面紫黑色，至是詳觀其像，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，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。

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。王生有時價，孜且不侔矣。嘗落第，偕遊於京西，鳳翔連帥館之。一日從事有宴召焉。酒酣，從事以骰子祝曰：『二秀才若俱得登第，當擲堂印。』王生自負才雅，如有德色，怒曰：『吾誠淺薄，與夏侯孜同年乎？』不悅而去。孜及第，累官至宰相，王竟無所聞。孜在蒲津，王生之子不知其故，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，皆孜手迹也，欣然挈之以謁孜。孜旣見，問其所欲，一以依之。卽召諸從事以話其事。

崔殷夢瓌，宗人瑤門生也，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。同年首冠於瓌，瓌白瑤曰：『夫一名男子，飭身世以爲美也，不可以等埒也。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爲名，求適他處，甚無謂也。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。』瑤大以爲然。一日，瓌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。既坐，瑤笑謂瓌等曰：『昨得大梁相公書，且欲先輩一到，駿馬健僕，往復當不至稽滯，幸諸先輩留意。』瓌以坐主之命，無如之何！皮日休，南海鄭愚門生。春闕內嘗宴於曲江，醉寢於別榻，衣囊書笥，羅列旁側，率皆新飾。同年崔昭符，鏐之子，因蔑視之，亦醉更衣。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，卽固問，且欲戲之。日休童僕劇前呼之，昭符知日休也。曰：『勿呼之，渠方宗會矣。』以其橐笥皆皮，時人傳之，以爲口實。

日休嘗遊江湖間。時劉允章鎮江夏，幕中有穆判官者，允章親也。或譖日休薄焉。允章素使酒，一旦方宴，忽怒曰：『君何以薄穆判官乎？君知身之所來否？鸚鵡洲在此，卽黃祖沉禰衡之所也。』舉席爲之懼，日休雨涕而已。

裴勛質貌么麼，而性尤率易。嘗與父坦會飲，坦令飛盞，每屬其人輒目諸狀。坦付勛曰：『矮人饒舌，破車饒楔，裴勛十分。』勛飲訖而復盞曰：『蝙蝠不自見，笑他梁上燕。十一郎十分。』坦第十一也，坦怒答之。又慈恩寺連接曲江，京輦勝景。每歲新得第者，畢列姓名於此。勛嘗與

親屬遊，見其父及第，率多物故，謂人曰：『此皆鬼錄也。』其輕薄如此。

盧隱、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，前後黜辱者數矣。隱、峭物議以爲衽席不修。隱以從兄攜爲相，特除右司員郎，右丞崔沆不聽。隱上省，仍即見攜於私第。攜未知之，欣然而出。沆曰：『員外前日入省，時議未息，今復除糾司員外，省中固不敢辭，他曹惟相公命。』攜大怒，馳入曰：『舍弟極屈，即當上陳。』既上，沆乃求假。攜即時替沆官，謂人曰：『吾見丞郎出省郎，未見省郎出丞郎。』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，李景溫揖焉。迨右司之命，景溫之旨也。至是而遂其志矣。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。攜曰：『諫官似狗，一個吠輒一時有聲。』

白敏中爲相，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婿，且有日矣。其妻盧氏曰：『身爲宰相，願求爲我婿者多矣。已既姓白，又以侯氏兒爲婿，必爲人呼作白侯耳。』敏中爲之止焉。

李相福妻裴氏，性妬忌，姬侍甚多，福未嘗敢屬意。鎮滑臺日，有以女奴獻之者，福欲私之而未果。一日，乘間言於妻曰：『某官已至節度使矣，然所指使者，不過老僕，夫人待某，無乃薄乎！』裴曰：『然，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？』福即指所獻之女奴也。裴許諾，爾後不過執衣侍膳，未嘗一得繾綣。福又囑妻之左右曰：『設夫人沐髮，必遽來報我。』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。福即僞言腹痛，且召其女奴。既往，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，即白以所疾，裴以爲信然，遽出髮盆。

中，跣問福所苦。福既給以疾爲言，卽若不可忍狀，裴極憂之，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。明日，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，福卽具以事告之。因笑曰：『一事無成，固當其分，所苦者，虛咽一甌溺耳。』聞者莫不大笑之。

楊希古，靖恭諸楊也。朋黨連結，悉相期以死。權勢燠灼，力不可拔，與同里崔氏相埒，而叔季過之。希古性行誕僻，初應進士舉，投丞郎以所業，丞郎延獎之。希古起而對曰：『斯文也，非希古之作也。』丞郎訝而詰之。曰：『此舍弟源嶠爲希古所作也。』丞郎大異之曰：『今之子弟，以文求名者，大半假手也。苟袖一軸投之於先進，靡不私自銜鬻，以爲莫我若也。如子之用意，足以整頓頽波矣。』性酷嗜佛法，常置僧於第，陳列佛事，雜以旛蓋，是謂道場者。每凌晨輒入其內，以身俛地，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。性又潔淨，內逼如廁，必撒衣無所有，然後高履以往。

相國李石，河中永樂有宅，庭槐一本抽三枝，直過當舍屋脊，內一枝不及。相國同堂昆弟三人，曰石曰程，皆登宰執。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。蓋一枝稍短爾。

苗耽以進士及第，困居洛中有年矣，不堪其窮。或意謂將來通塞，可以響卜，卽命兒姪洒掃廳事，設几焚香，束帶秉笏，端坐以俟一言。所居窮僻，久之無聞。日晏，有貨枯魚者至焉。耽復

祝其至而諦聽之。其家童連呼之，且挈魚以入，其實元無一錢，良久方出。貨者遲其出，因怒之矣。又兒或微剝其魚，貨者視之，因罵曰：『乞索兒終餓死爾，何滯我之如是耶！』初就嘗自外遊歸，途遇疾甚，不堪登降，忽見輦棺而過者，以其價賤，即僦之，寢息其中。既至洛東門，闍者不知其中有人，詰其所由來，就恐其訝己，徐答曰：『衣冠道路得貧病，不能致他輿，奈何怪也？』闍者退曰：『吾守此三年矣，未嘗見有解語神柩。』後就亦終江州刺史。

杜羔妻劉氏，善爲詩。羔累舉不中第，乃歸。將至家，妻即先寄詩與之曰：『良人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迴？如今妾已羞君面，君到來時近夜來。』羔見詩，即時而去，竟登第而返。

趙悰妻父爲鍾陵大將，悰以久隨計不第，窮悴愈甚，妻族益相薄，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。一日，軍中高會，州郡謂之春設者，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。其妻雖貧，不能無往。然所服故弊，衆以帷隔絕之。設方酣，廉使忽馳吏呼將，將且懼，既至，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：『趙悰得非君之婿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乃告之：『適報至，已及第矣。』即授所持書，乃榜也。將遽以榜奔歸呼曰：『趙郎已及第矣！』妻之族，即撤去帷帳，相與同席，竟以簪服而慶遺焉。

李訥除淝東路，出淮楚時，盧罕方爲郡守。訥既至，適值元日，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。訥初見欣然，迨覽狀，乃將名與訥父諱同，訥，建子也。雅性褊急，大怒，翌日僅旦，已命鼓棹前去。罕聞

之，急命駕而往，舟已行矣。罕知其故，遜謝良久，且言所由以不謹答之。訥去意益堅，罕度不可留，怒曰：『大約下人多名建，公何怒之深也！』遂拂衣而去。

溫庭筠有詞賦盛名。初從鄉里舉，客遊江淮間，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。庭筠少年，其所得錢帛，多爲狹邪所費。勗大怒，咎且逐之，以故庭筠不中第。其姊趙嘏之妻也，每以庭筠下第，輒切齒於勗。一日廳有客，溫氏偶問：『誰氏？』左右以勗對之，溫氏遽出廳事，執勗袖大哭。勗殊驚異，且持袖牢固不可脫，不知所爲。移時，溫氏方曰：『我弟年少宴遊，人之常情，奈何咎之？迄今遂無有成，安得不由汝致之？』遂大哭，久之，方得解脫。勗歸憤訝，竟因此得疾而卒。

鄭昌圖登第，歲居長安。夜後納涼於庭，夢爲人毆擊，擒出春明門，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，遺其紫羅履一隻，奔及居而寤，甚困。言於兄弟，牀前果失一隻履。且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。

杜宣猷大夫，自閩中除宣城，中官之力也。諸道每歲送閩人所謂私白者，閩爲首焉，且多任用，以故大閩已下，桑梓多係閩焉。時以爲中官數澤。宣猷既至，每寒食節，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，祭於諸閩塚墓，所謂洒掃者也。故時號爲勅使看墓。

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，李蟪時判度支，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，計七百，京國米價斛四十，議欲令江淮不運米，但每百斛納錢七百。鐸曰：『非計也，若於京國糴米，且耗京國之食，